

〈虬髯客傳〉肌理結構探析

許建崑

提 要

本文首先整理歷來對〈虬髯客傳〉作者、作品原型、歷史史事的探討，得到一個客觀而可信的答案。其次，就唐傳奇文體的特色，參酌現代小說情節分析的方法，來闡明〈虬髯客傳〉寫作技巧的優點。再就歷史小說必然的虛構性，探究作者如何運用史材，組構小說的內在肌理，來表現他的寫作意圖。結論中，點出主題思想的深層意識。從表到裡的探討，多層面的展現〈虬髯客傳〉的寫作技巧，也提供了省視主題要旨的多種角度。

一、〈虬髯客傳〉的原型與作者

〈虬髯客傳〉是唐代傳奇小說中的代表作。推究此作原型，最早形貌或見於唐末蘇鶚《演義》書所載：「近代學者〈張虬髯傳〉，頗行於事。乃云隨末喪亂，李靖與張虬髯客同詣太原尋天子氣，及謁見太宗，知是真主。①」所謂〈張虬鬚傳〉，故事或同於〈虬髯客傳〉，但文字內容是否相同，則無憑證。

目前高中課本選入〈虬髯客傳〉，以「杜光庭」為作者。其實，前蜀杜光庭所纂集《神仙感遇傳》，中有〈虬髯傳〉一篇，文字較今日所見〈虬髯客傳〉簡略。首句以「虬髯客道兄者，不知名氏」為始，就題意上省察，則較扣題。饒宗頤先生謂：「此文置於〈明皇十仙〉之下，〈東明油客〉之上，文字多怪力亂神之語。②」葉慶炳先生謂：「可以推知〈虬髯客傳〉乃據《神仙感遇傳》之〈虬鬚客〉增飾而成，並非杜氏所作。〈虬髯客〉情節較簡，文采亦遜；主題則兩文一致。③」以〈虬髯客〉較為簡略，因而「推論」為祖本，可能性極高，但亦非絕對正確。

又宋代范公偁《過庭錄》記載：童年曾讀〈黃鬚傳〉李靖同黃鬚訪真主於汴州，而該書已佚。《四庫提要》卷一四一則謂：「〈黃鬚傳〉即李靖、髯客事，而（范氏）稱為已佚之異書，則偶誤記耳。」饒宗頤先生說：「二書所言，雖為一事，而傳聞異辭，情節小異。虬

傳觀奕事在太原，黃鬚傳則云在汴州。虬傳多誌年月，與史籍牴牾殊多，而所述較黃鬚傳為詳，似虬傳即據黃鬚傳加以增飾者。^④」這樣的猜測，是可以被接受，但未必為唯一的可能。

〈張虬鬚傳〉、〈虬須傳〉、〈黃鬚傳〉都可能是〈虬髯客傳〉的原型，但也有可能是節縮改編之版，孰先孰後，難以遽下論斷。

探討作者為誰，共有四種說法。

(一)杜光庭(850-933)見洪邁《容齋隨筆》卷十二、《宋史》〈藝文志·小說類〉、明顧元慶《顧氏文房小說》、近人周豫才、汪辟疆、張友鶴選輯傳奇集，譚正璧《中國小說發達史》，均從此說。洪氏所見係杜光庭輯《神仙感遇傳》中文字，不同於〈虬髯客傳〉，當不可隨意代換。杜光庭應試不第，遂入天臺山為道。唐僖宗召見，充麟德殿文章應制。職務不大，但為宗教領袖。從幸蜀。節度使王建建前蜀，遂留於蜀廷，賜號廣成先生。後主時，授傳真天師，崇真館大學士。解官隱青城山，號登瀛子。杜光庭若撰文諂媚唐主，豈非嘲諷王建？杜氏所編尚有《仙傳拾遺》、《王氏神仙傳》、《武成混元圖》、《道德經廣聖義疏》、《廣成集》、《壺中集》、《諫書》、《歷代忠諫書》等等^⑤。其作品多半以編輯他作為務，著重宗教意義，充滿方士氣息。顯然表彰太宗真命天子的本意，小於道家的符錄應讖之說。

(二)張說(667-730)宋人所編《豪異秘纂》有〈扶餘國主〉一篇，實即〈虬髯客傳〉，署名張說。元陶宗儀重校《說郛》、明袁宏道輯《虞初志》、清馬俊良輯《龍威秘書》、無名氏輯《五朝小說》、《唐人說會》、《說海》，及近人胡適、陳作鑑皆從之。張說為睿宗時中書門下平章事，監修國史。拜中書令，封燕國公。與蘇(許國公)皆為文章大家，合稱「燕許大手筆」。葉慶炳先生認為：任相時天下太平，無寫作動機；就文字形式技巧，亦為後期傳奇作品。陳作鑑先生的辨解是：張說是太平公主用事，蕭至忠、崔湜等人亂政，所謂「人臣謬思亂者」，當指這些人；不用到晚唐亂政時而作^⑥。陳氏論見，實有牽強之嫌。至於現存唐奇作品大多成於代宗大曆至懿宗咸通年間(766-873)，很難找到張說時代的傳奇作家，葉氏之見亦為可信。

(三)裴鉞 唐僖宗(874-888)時人，乾符五年(878)曾以御史大夫為成都節度副史。主此說者，僅見李宗為《唐人傳奇》、王國良《唐人小說敘錄》。王先生說：「南宋朱勝非《紺珠集》卷十一所摘《傳奇》遺文十二條，其中，〈紅拂妓〉一條即刪節〈虬髯客傳〉而成。葉廷珪《海錄碎事》、周守忠編《姬侍類偶》，摘引〈紅拂妓〉此則，亦註明出自《傳奇》。」所以他做了個結論：「〈虬髯客傳〉係裴鉞《傳奇》中的一篇，作者當為比蘇鶚年輩稍早裴鉞。^⑦」王先生之見，也是在「等量代換」中迷失了。裴鉞《傳奇》已佚，《紺珠集》所摘僅遺文，而且節錄為〈紅拂妓〉，如何可以遽信？

(四)無名氏〈太平廣記〉卷一九三收錄〈虬髯客〉，篇末注「出〈虬髯傳〉，無作者姓名^⑧。《崇文總目》、《通志》，亦不題撰人。近人饒宗儀、葉慶炳先生同此說法。

不能確定作者姓名，難免遺憾。但如果沒有發現更明確的證據之前，本持實事求是的精

神，還是不要多猜臆，而以「無名氏」來代稱了。

二、〈虬髯客傳〉的故事架構與創作技巧

〈虬髯客傳〉的故事架構，大抵如下。首段，寫隋末時局混亂，煬帝南幸江都，楊素留守，有竊國之心。二段為李靖謁見楊素，以求重用。三段為紅拂夜奔李靖，尋求終身託附。第四段，李靖、紅拂出奔，遇虬髯客於靈石旅舍。紅拂沉穩的接見虬髯，三人得以兄妹相稱。飲酒之際，虬髯取負心漢頭顱及心肝於革囊，切肝共食。並探詢太原真人。靖以李世民答，遂約太原相會。第五段，因劉文靜見李世民於太原，知為真命天子，猶不死心，約西京再會。第六段，靖於京師酒樓見虬髯及其道兄，得獲贈銀，安頓紅拂，再約太原。第七段，迎李世民，時道士與劉文靜下棋，輸卻全盤。道士勉虬髯他圖，虬髯則與李靖、紅拂約見京師。第八段，李靖、紅拂訪虬髯家宅，獲虬髯贈與家產，協助太宗李世民匡定天下。虬髯則攜妻與一僕，乘馬而去。第九段，貞觀十年，李靖官左僕射平章事。聞東南兵變已平，知虬髯獲扶餘國，乃瀝酒遙賀。第十段，作者闡論，君權乃神授，非英雄或賊寇所能企望。第十一段，補述李靖之兵法多半虬髯客所傳。

近人劉開榮認為此作與袁郊〈紅線傳〉相比，多少有主客不分明、秩序混亂、缺乏統一性和和諧性^⑨。再以現代短篇小說觀點來分析，似乎一些缺點：(一)主旨上，作者自行闡述「天授君權」的思想，而不是透過小說情節的安排來呈現。(二)題目為〈虬髯客傳〉，無法概括李靖、紅拂事蹟，與其不如稱作〈風塵三俠〉。(三)很難鉤勒人物的外形、面貌。

而胡適先生也是主張新文學理論的，他在〈論短篇小說〉文中，陳述許多古典小說的缺失，卻讚揚〈虬髯客傳〉三個優點，分別是：(一)立意布局的高妙。(二)歷史人物與虛構人物的雜混，讀來栩栩如真，開歷史小說之新局面。(三)善於寫生的手法，人物生動活潑^⑩。

顯然各批評家著重的論點，不外乎情節的安排、人物的塑造，以及主題的闡釋。但以現代文學技巧分析之前，我們得先瞭解唐傳奇有其特殊的文體形式，而不能「削足適履」，要求完全合乎於現代小說的「標準」。

唐傳奇屬於一種簡明精要的散文敘述，有時也夾雜著駢儷句法，以求文章節奏的韻律感。而文章短則數百字，長則一、二千字。為了要表達作者詩才、史筆、議論的才能^⑪，文章中要夾雜詩詞、章奏或其他議論的文字。因為篇幅簡短，沒有多餘的文字來描寫件、人物，乃追隨《左傳》的筆法，以對話與動作的方式，來使故事生動、人物活潑。文末作者現身加以評論，也是沿承先秦哲學、歷史等寫作筆法。

〈虬髯客傳〉字近數兩千字。以文章起承轉合的方法來看，首三段為起，寫時代背景與李靖、紅拂的相識。第四段為承，三俠相遇，約訪太原。第五、六、七段為轉，兩度往返太原、長安，為了要辨識真命天子。八、九段為合，交待所有角色的下落。第十段為作者論評

，對全文的總結。作者的論評與前九段的故事顯得唐突，所以加十一段一小句：「或曰：衛公之兵法，半乃虬髯所傳也。」用來呼應先前的故事。

以小說情節技巧分析：作者用了一個「遲開進點」，在文章的四分之一處展開主要故事，讓「戲劇時間」集中在造訪太原的活動上。兩度的尋訪、退回，運用了「發展--頓挫--退回--轉機」的技巧。「高潮」在故事的三分之二處，訪得真命天子。但目的為何？還留下一個「懸疑」。這個「懸疑」，在三俠相會於虬髯客家中才批露，是一種「延宕高潮」的技巧。

除了故事情節外，作者還有餘力去鋪寫八個場景：長安隋朝宮廷、京城旅邸、靈石旅舍、太原見李世民、長安酒樓、再見李世民、長安虬髯客家舍、李靖住宅。

作者能在極短的篇幅中，安排了這麼複雜的事件，堪稱「簡練」，不混亂讀者的「視聽」。劉開榮稱其「秩序混亂」，顯然未必實情。

就人物的描繪，也有特長。李靖以一介布衣上謁楊素，能獻策並斥責楊素的無理踞坐，顯現英勇豪邁。等到紅拂女投奔之後，李靖在功名與美女之間做了很大的抉擇。起先，李靖根本聽不進紅拂女的話語，只耽心：「楊司空權重京師，何如？」紅拂堅決表示：「計之詳矣，幸無疑焉！」他才把眼光放在美女身上，然「不自意獲之，愈喜愈懼。瞬息萬慮不安，而窺戶者足無停屢」。靈石旅舍，遇見虬髯的挑釁，以一句「公怒甚，未決，猶刷馬」，就表現出李靖的恐慌無措。從這些事件可以呈顯李靖雖是英雄豪傑，但爲了尋求功名利祿，不免看不清事情真貌，遇事猶豫不決。^⑫

紅拂女的造型，非常可愛。她長得很美，有殊色，髮長委地，「觀其肌膚儀狀，言詞氣性，真天人也」。她敢於把握自己的最愛。初次見李靖，從滔滔雄辯中，她睜大眼睛看清楚了，李靖是個可以託付終的人，當機立斷，馬上向門吏問明住處。當她夜奔李靖住處，即言：「妾侍楊司空久，閱天下人多矣，無如公者。絲羅非獨生，願託喬木，故來奔耳。」對於李靖的畏怯，與貪戀楊素可能給予的從政機會，她也一語道破：「彼屍居餘氣，不足畏也。諸妓知其無成，去者甚眾矣……」。逃離汴京，途經靈石旅舍，她能在虬髯冒然闖入之時，「一手握髮，一手映身遙示公，令勿怒」，急急斂袂啓問，化敵爲友。虬髯的意圖何在，紅拂是清清楚楚的，她不會像李靖一般，只會懦懦的答道：「靖雖貧，亦有心者焉。他人見問，故不言；兄之問，則不隱耳。」足見紅拂沉穩的個性與識人之明，竟高出李靖許多。

相對於虬髯客，李靖、紅拂成了平凡人物。虬髯長得「中形，赤髯如虬」；平時騎一匹跛驢，但跑起來，「其行若飛，迴顧已失」。他的豪邁不居，真讓衛道之士咋舌。他取枕臥於陌生女子前，蓄意挑逗。見爐中煮物，即呼饑餓；食畢，將餘肉切碎餵食驢子。挖取負心漢心肝下酒，殘忍、野蠻、恐怖，溢於言表。貪狠毒辣的個性，在他遇見冷峻的紅拂，一時之間動了紅塵的慾念，卻在紅拂機靈的應對中被「封殺」了。遇見李世民，他「默居末座，見之心死」；再次相會，亦無一言。雖然他可以「紗帽褐裘」，雖然他也有「龍虎之狀」，足爲一方之主，他只有犧牲個人的野心，把財物贈給李靖夫婦，自己黯然離去。這樣強烈個性的呈現，只在千字左右的空間裡，足見作者文字轉寰的本事了。

太宗李世民出場，並沒有太多的描述。第一次出現：「使迴而至，不衫不履，褐裘而來，神氣揚揚，貌與常異」，第二次則：「俄而文皇到來，精采驚人，長揖而坐，神氣清朗，滿坐風生，顧盼煒如也。」作者側寫虬髯「見之心死」，以及道士「一見慘然」，斂棋稱降；來凸顯太宗的神聖而不可侵犯。用簡潔的古文筆調，寫太宗的神態，再加上兩個詭譎的人物所表現的驚慌神色，來反襯太宗的神秘性。作者真正使用了「神來之筆」！

人物間的相互關係，更是精彩的設計。楊素「無復知所負荷」，對比李靖以天下治亂為心的行爲。以李靖企圖投入楊素門下的矇昧，來對比紅拂的擇主而棲。以李靖、紅拂避難太原，來對比虬髯爭奪天下的豪情壯志。以拘謹保守的生活歷程，來對比叱咤風雲、愛恨激烈的行徑。而虬髯的威猛神奇，竟比不過太宗的神聖不侵。這種連鎖的對比設計，顯得順勢而自然。

故事的主旨，雖為作者自道之辭，合於原本傳奇小說必備的「議論」要項。但細細推敲，在「天授君權」的闡釋外，整個故事的進展，是安排在「尋找主人」的活動中。李靖獻策，希望依附權貴，而能一展抱負。紅拂夜奔，也是要找一個終身依靠。虬髯的尋找，有許多旁騖。他主要「於此世界求事，當龍戰三二十載，建少功業」，卻忙著去尋訪真命天子，真遇上了，只得放棄野心，遠走海外。他看見了紅拂女，卻被李靖「捷足先登」，狠狠說句：「然吾故非君所能致也」，到頭來，他捐贈財物，以慰隱藏內心的情愛。就「尋找主人」的觀點來看，虬髯客根本無法完成個人的野心，使自己成帝王、成為主人。作者寫作的對象不是李世民，而是諄諄告誡世人，像虬髯客這樣英偉的人物，都不能取代唐太宗李世民，更何況那些草賊、流寇呢？「虬髯客」做為最佳的標範，正是故事中所選擇的主角，而命之為篇名，當之無愧。

三、不合史實的情節探討

〈虬髯客傳〉的分析，如果僅止小說故事層面的探討，顯然沒有切入其肌理。但如果只關切歷史素材的正確性，也忽略了小說之所以為小說的要件。作者「作意好奇，假小說以寄筆端」之際，並不是一陳不變的抄襲歷史事件，而得經過「虛造幻設」的技巧，處理成動人的故事。

歷來討論〈虬髯客傳〉，多半陷於歷史取材的泥沼中。綜合各家所質疑的事件，排列如下：

甲、楊素不會在「司空」之職，不會「留守西京」，更不會於當時接見李靖。

《隋書》卷四十八楊素傳：「大業元年，由尚書左僕射遷尚書令，尋拜太子太師。明年，拜司徒，改封楚公，其年卒官。」饒宗儀引述萬斯同《隋將相大臣年表》，觀王楊雄自開皇九年(589)拜司空，至於大業年間，則楊素未曾官「司空」之職。

《隋書》卷四所載，煬帝大業十二年(616)七月甲子幸江都，楊素已卒十一年；而留守西京者越王楊侗、光祿大夫段達、檢校民部尚書韋津、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、右司郎盧楚等

人，而非楊素。

洪邁《容齋隨筆》卷十二指出：「煬帝在江都時，楊素已死十餘年矣。此一傳大抵皆妄云。」蔣瑞藻《小說考證》引《花朝生筆記》云：「此傳與唐史不合。史稱大業十四年(618)，文皇年十八起義兵，而煬帝以元年(605)幸江都，是時文皇甫六齡，安得謂二十，而有天相乎？若以此幸為十二年事，則楊素之亡已久。且衛公嘗上高祖急變，豈能識太宗塵埃中耶？其為子虛，傳奇之外謬，又不待論矣。」

乙、李靖於當時已仕於隋廷，非一介布衣寒士。入唐時，賴太唐救解，得不死；未曾因劉文靜而先識於太宗。

《舊唐書》卷六十七李靖傳云：「仕隋，歷駕部員外郎……大業末，累除馬邑丞。會高祖擊突厥于塞外，靖察知高祖有四方之志，因自鎖上變，將詣江都，至長安，道塞不通止。高祖剋京城，執靖將斬之。靖大呼曰：公起義兵，本為天下除暴亂，不欲就大事，而以私怨剋壯士乎？高祖壯其言，太宗又固請，遂捨之。」宋程大昌《考古篇》卷九亦云：「李靖在隋，嘗言高祖終不為人臣。故高祖入京師，收靖，欲殺之，太宗救解，得不死。高祖收靖，史不言所以，蓋諱之也。『虬髯傳』言：靖得虬髯資助，遂以家力佐太宗起事，此文士滑稽，而人不察耳。」

故事中，李靖謂：「靖之友劉文靖者，與之狎，因文靜見之可也。」史傳所載，未見兩人有任何交集。

丙、扶餘國為無稽。

《舊唐書》卷一九九上東夷傳云：「高麗者，出自扶餘別種也，其國都於平壤——（貞觀）五年(631)——毀高麗所建京觀，建武懼伐其國，乃築長城，東北自扶餘城，西南至海，千有餘里。——百濟國，亦扶餘之別種。」是扶餘者，漢時已存，在亦菟北千里，隋唐十已分裂為高麗、百濟。有扶餘城，則在兩國邊境上，今遼北昌圖縣內。〈虬髯客傳〉云：「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，是吾得事之秋也——貞觀十年，（李）公以左僕射平章事，適南蠻入奏曰：有海船千艘，甲兵十萬，入扶餘國，殺其主自立，國已定矣。公心知虬髯得事也。歸告張氏，具衣拜賀，瀝酒東南祝拜之。」故事中扶餘國地理位置顯然與史實不合。

丁、虬髯未傳李靖兵法

《新唐書》卷九十三李靖傳云：「其舅韓擒虎每與論言，輒歎曰：可以語孫吳者，非斯人，尚誰哉？」事在年少時，毋須虬髯客所授而得也。

指出歷史小說中不合史實之處，是否為讀小說的唯一樂趣？答案應該是否定的，小說情節自然有別於歷史事實，否則便只是歷史的附庸。〈虬髯客傳〉的作者，竟能穿梭於歷史史

料中，獨造一個有內在肌理結構的小說世界。

四、內在肌理結構的探討

要談〈虬髯客傳〉的內在肌理結構，應從主題談起。作者既仿「史傳」及「寓言」的形式，在文章末段，現身闡述主題：「乃知真人之興也，非英雄所冀；況非英雄者乎！人臣之謬思亂者，乃螳臂之拒走輪耳。我皇家垂福萬葉，豈虛然哉！」肯定「天授君權」的思想，「真人」乃唐太宗，「英雄」則為虬髯客，「非英雄者」當為草賊流寇者流。這個「英雄」人物的條件，越接近「真人」，越不容易被賊寇所僭替。所以虬髯客的造型，不免以唐太宗為藍本。

杜甫〈贈汝陽郡王璣詩〉云：「虬髯似太宗」（詩集卷十四）；又〈送重表姪王砮評使南海〉，云其先人與唐太宗有交往：「上云天下亂，宜與英俊厚。向竊窺數公，經綸亦俱有。次問最少年，虬髯十八九。子等成大名，皆因此人手。下云風雲合，龍虎一吟吼。願展丈夫雄，得辭兒女醜。秦王時在座，真氣驚戶牖。……」（詩集卷十五）此十八九少年，虬髯者，秦王李世民也。晚唐段成式《酉陽雜俎》也說：「太宗虬髯，常戲張弓矢」。宋洪邁《容齋隨筆》、錢易《南部新書》亦加援引立說，至程大昌《考古篇》，下了結論：「是虬髯乃太宗矣。」後人也都接受了這種看法。

但「虬髯客」除了是唐太宗的身影以外，是否還有其他影射呢？一個與故事中心看似無關的人物——楊素，便呼之欲出了！

《隋書》卷四十八楊素傳：「素少落拓，有大志，不拘小節……叔祖魏寬異之，每謂子孫曰：『處道當逸群絕倫，非常之器，非汝曹所逮也。』……美髯鬚，有英傑之表……其妻鄭氏性悍，素忿之曰：『我若作天子，卿定不堪為皇后』，鄭氏奏之，由是坐免……素后永安，造大艦……伐陳……率黃龍數千艘，銜枚而下，敗戚欣。……率水軍東下，舟艦被江，旌甲曜日。素坐平乘大船，容貌雄偉，陳人望之懼曰：「清河公即江神也」……賜萬段，粟萬石，加以金寶，又賜陳主妹及女妓十四人……王國慶據州為亂……素汎海掩至，國慶惶遽，棄州而走，餘黨散入海島，或守溪洞……代蘇威為尚書右僕射，與高炯專掌朝政……性疏而辯，高下其心……自餘朝貴，多被陵轢……貴寵日隆……家僮數千，後庭妾曳綺羅以數千。」

顯然可見：楊素(a)少有異志、(b)作天子之戲言、(c)專掌朝政；所以要創造一個隋末混亂局勢，具有僭越王權的人物，楊素自然是適當人選。除了有「作天子」企圖，本傳中還透露了一些更重要的訊息：(d)美髯鬚、(e)有海戰的本領、(f)家僮、妓妾甚多。這不就是虬髯客的身影嗎？

虬髯客個性豪邁，怎麼可以以楊素為其原型人物？在歷代筆記中，也能讀到楊素惜材、重義的事蹟。楊素欣賞封德彝才學，以姪女妻之。獎用驍勇之麥鐵杖，後官至太守。開皇九

年(589)因戰功，獲隋高祖贈陳後主叔寶之妹樂昌公主，乃歸還駙馬徐德言，使其夫婦團圓。^⑭此與虬髯客資助李靖、紅拂，使其夫婦榮華富貴，也有異曲同工之處。

蓋蘇文，另一個疑似虬髯客原型的人。《新唐書》東夷傳載：「高麗，本扶餘之別種也……有蓋蘇文者，或號蓋金，姓泉氏，自云生水中以惑眾。性忍暴……殺(高麗王)建武，殘其尸投諸溝。更立建武弟之子藏為王，自為莫離支，專國……貌魁秀，美鬚髯，冠服皆飾以金，佩五刀，左右莫敢仰視……(太宗)帝不欲因喪伐罪，乃拜藏為遼東郡王、高麗王。帝曰：蓋蘇文殺君攘國，朕取之易耳，不願勞人，若何？」(卷二二〇)

從所載幾項材料：(a)美鬚髯、(b)殺君攘國、(c)高麗，扶餘別種、(d)國已安定，太宗賜封；則虬髯客的形貌，占扶餘國自立的事蹟，也有若干切合。

綜合上面的討論，作者依照太宗、楊素、蓋蘇文等形像及事蹟，來塑造「虬髯客」，使其對比於「真人」、「英雄」、「賊寇」之間，增富了「真命天子不可替代」的主題思想，是無庸置疑的。但是否蓄意警告唐末「人臣之謬思亂者」，如龐勛、西突厥李克用等有力軍人^⑮，恐怕可以經「等量代換」而獲致，本文毋須探討。

至於選取李靖為穿針引線的人物，作者也有明顯的意圖。

《舊唐書》李靖傳載：「仕隋，歷駕部員外郎……左僕射楊素拊其床謂曰：卿當坐此。大業末，累除馬邑郡丞，會高祖擊突厥於塞外，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，因自鈔上變將詣江都，至長安道塞不通而止。高祖剋京城，執靖將斬之。靖大呼曰：公起義兵，為天下除暴亂，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斬壯士乎？……太宗固請，遂捨之……(武德)四年，靖又陳十策，以圖蕭銑，高祖從之……(九月)賊舟大掠，人皆負重。靖見其軍亂，縱兵擊破之，獲其舟艦四百餘艘……(六年)惠亮、正通相次擒獲，江南悉平，於是置東南道行臺，拜靖行臺兵部尚書，賜物千段，奴婢百口，馬百匹……太宗嗣位，拜刑部尚書……(四年八月)為尚書右僕射，兼門下中書平章政事。……(十一年)改封衛國公……十四年，靖妻卒……二十三年薨於家，年七十九。」(卷六七) 從這段史料看，可見作者取材了(a)楊素的器重。(b)獻策。(c)水戰平賊，平江南，置東南道行臺。(d)得僕婢、財物甚夥。(e)曾官尚書右(左)僕射，兼門下中書平章政事^⑯。(f)封衛國公。

在故事中，還出現了一個背景人物劉文靜，是為了與李靖對比而設計的角色。

《舊唐書》卷五十七劉文靜傳：「及高祖鎮太原，文靜察高祖有四方之志，深自結託；又竊觀太宗，謂(裴)寂曰：非常人也！大度類於漢高，神武同於魏祖；其年雖少，乃天縱矣！——後劉文靜坐與李密連姻，煬帝命繫於君獄。太宗以文靜可與謀議，入禁所視之。文靜大喜曰：天下大亂，非湯武高光之才，不能定也。太宗曰：卿安知無人？禁所非兒女之情相憂而已，故來與君圖舉大計。——文靜士：乘虛入關，號令天下。不盈半歲，帝業可成。太宗笑曰：君言正合人意。——自以才能幹用在裴寂之右，又屢有軍功而位在其下，意甚不平——高祖聽(裴寂)其言，遂殺文靜——時年五十二。」

劉文靜「素奇(太宗)其人」，為虬髯及其道兄兩度引見唐太宗。他與李靖於唐高祖時代皆有功勳，皆為高祖欲殺之人，但由於他能洞燭李淵父子成就事業，與李靖密報謀反一事

，變成強烈的對比。作者所以以虬髯、紅拂，再加上劉文靜，來襯托李靖少了「識人之明」，也隱藏了責備的意義。

除了人物的精心設計之外，故事中所提時間、地點，也是刻意捏造，以使全篇故事統一於真假朦朧之間。如故事結尾：貞觀十年，（李）公以左僕射同平章事。適南蠻入奏，曰：「有海船千艘，甲兵十萬，入扶餘國，殺其主自立。國已定矣！」公心知虬髯得事也，歸告張氏。具衣拜賀，瀝酒東南祝拜之。歷來評論者，質疑扶餘國在東北，不在東南，可能抄寫舛錯；也有人要指出李靖不在此年官左僕射。要釐清這種「時空錯亂」的現象，得回到故事中心去。能接受虬髯騎驢，「其行若飛，迴顧已矣」的事件嗎？虬髯及其道兄是否都有「特異功能」，能看相、望氣、爭戰天下？虬髯攜妻及一奴翩然而去，如何有甲兵十萬，去攻扶餘國？這些事件都是虛構的，怎麼可以要求發生在真實的時空中？既然已有不可思議的人與事，作者蓄意混亂時空，以求「向壁虛造」的統一性，完成「虛構的真實感」。

靈石旅舍，是個特別選定的場景。那兒有開放式的旅館，梳頭、躺臥、洗馬、煮肉，都在一處。可以「出市胡餅」，可以沽酒西肆，是一個交通休憩站。《新唐書》高祖本紀，則記載了這地點。大業十三年（617）起事，「癸丑發太原…丙辰次靈石，營於賈胡堡。」顯然靈石縣賈胡堡，是個重要驛站，也是外國商人聚集的地方。作者選用了這樣的地理背景，讓風塵三俠的相會，變得極為逼真而可信。

五、結 論

「天授君權」的思想，可以不可以被接受？即使是古時之人，也未必全盤相信。歐陽修寫《新唐書》高祖本紀時，文末評論：「有德則興，無德則絕，豈非所謂天命者常不顯其符，而俾有國者兢兢以自勉耶？唐在周、隋之際，世雖貴矣，然烏有所謂積功累仁之漸，而高祖之興，亦何異因時而特起者歟？雖其有治有亂，或絕或微，然其有天下幾三百，可謂盛哉！豈非人厭隋亂而蒙德澤，繼以太宗之治，制度紀綱之法，後世有以憑藉扶持，而能永其天命與？」講求「積功累仁」之道，訂定「制度紀綱之法」，而不為「天命」的念頭所矇蔽，是傳統的儒家治世思想。即使在時興「顛覆」思考的現代，也沒有太多的空間可以再加發揮。

但如果以歷史演化觀點來看，封建王朝奪權時是須要「天命」來支撐的。有關李氏應讖當王的傳說，衍為道教李弘真君、金闕後聖李帝君信仰，儘管北魏寇謙之的努力抑制，江南一帶仍為盛行。李弘可同音假借為「李紅」、「李洪」，或以水、洪水為象徵。大業十一年（615），有謠：「桃李子，紅水繞楊山」，隋煬帝疑李氏有「受命之符」，故誅李金才。李密、李淵、李軌等集團，皆運用圖讖之說，以興軍革命。〈虬髯客傳〉沿承這種圖讖思想，但捨李淵，而以李世民為「真命天子」，顯然重點不在「逐鹿中原」的正統性，而是為了「玄武門之變」，粉飾刺殺建成、元吉兄弟的醜事¹⁶。就這個角度來看，「天授君權」的權謀詭

詐，便可以一清二楚了。〈虬髯客傳〉的作者，成功的表達了主題思想，也爲了唐太宗李世民做了「致命式」的政治背書。

就寫作技巧而論，不管用文章分析法則或現代小說創作理論來看，文字的簡潔、典雅、轉寰有勁，情節鋪排緊湊而不雜亂，場景的跳接自然，人物塑造各具鮮活個性，都可得到相當正面的評價。歷來學者或有對照歷史事實，而評其故事光怪，不可逕信；須知作者以「傳奇」爲務，而非撰寫「歷史」，經由個人咀嚼史材，重行編造。虬髯客的鮮明形象，所以能與書中各個角色，或平行類比，或相對而設，或甚至是潛藏的、互爲表裡的、血肉相連的關係存在。我們何不放棄「刻舟求劍」的探尋方式，不再用懵懂的態度來欣賞故事，也不要冷峻的歷史癖好來磨損閱讀趣味，真正瞭解其創作主旨與深層的肌理結構，才能欣賞作者舞弄的創作才華。

〔 附 註 〕

- ①《蘇氏演義》，見於《四庫全書》、《函海》、《榕園叢書》。
- ②見饒宗儀〈虬髯客傳考〉，《大陸雜誌》卷十八第一期。
- ③見葉慶炳《中國文學史》第二十章〈唐代傳奇與變文〉
- ④同註2。又《四庫提要》卷一四一子部小說家類二：「〈黃鬚傳〉即李靖、虬髯客事，而（范氏）稱爲已佚之異書，則偶誤記耳。」此亦猜測之語。
- ⑤杜光庭生平事蹟考述可見於嚴一萍《仙傳拾遺》的序文。收在《道家研究資料》第一輯。
- ⑥見陳作鑑〈太原三俠事蹟與虬髯客傳作者研究〉，《暢流》卷三十第九期。
- ⑦見王國良〈虬髯客傳新探〉，《幼獅月刊》卷四八第三期。
- ⑧王國良引清人王應奎〈柳南隨筆〉及嚴一萍先生〈太平廣記校勘記〉，「髯」字應爲「鬚」字。饒宗頤亦有考述，所以逕改稱〈虬鬚客傳〉，然坊間刊本既已作〈虬髯客傳〉，似不必要再改回，免增二次困擾。
- ⑨見劉開榮《唐人小說研究》第六章，王國良〈虬髯客傳新探〉中亦加引述。
- ⑩見胡適文存卷一。又余樂揚〈虬髯客的文學價值〉一文中亦加引述。
- ⑪論者多半舉宋人趙彥衛《雲麓漫鈔》之見，云：「唐之舉人——溫卷，如幽怪錄、傳奇等皆是也。蓋此等文備眾體，可以見史才、詩筆、議論。」以傳奇小說溫卷，近人羅聯添先生辨爲無有。然而傳奇作品確可一窺作者寫作才華。白居易〈與元九書〉，亦云：「又聞親友間說，吏部舉選人，多以僕私試賦、判、傳爲準的。」賦、判、傳，當同於詩筆、議論、史材之謂也。
- ⑫葉慶炳〈虬髯客傳的寫作技巧〉，認爲李靖「怒甚，未決，猶刷馬」，是「有學養」、「嚴密監視虬髯客」。在《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——小說之部》第二冊，頁172。以李靖個性觀察，未必有如此決斷的行爲。
- ⑬見李豐懋〈唐人創業小說與道教圖讖傳說〉，《六朝隋唐仙道類小說研究》第六章，頁331。
- ⑭以上三事分別見於《太平廣記》卷169、191、166。
- ⑮《舊唐書》卷三太宗本紀：「四甲寅兵部尚書代國公李靖爲尚書左僕射——八年壬寅命尚書右僕射李靖——觀省風俗」；同書李靖傳：「拜尚書右僕射——八年，詔爲畿內道大使，伺察風俗。《新唐書》卷二：「（貞觀）四年八月甲寅，李靖爲尚書右僕射」。則乾隆四年校刊《舊唐書》本卷三云「左僕射」，實誤。
- ⑯同⑬，頁281—349。

〔重要參考書目〕

- 唐魏徵等撰《隋書》，台北藝文印書館據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刊本影印。
- 後晉劉昫等撰《舊唐書》，台北藝文印書館據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刊本影印。
- 宋歐陽修等撰《新唐書》，台北藝文印書館據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刊本影印。
- 宋李昉等撰《太平廣記》，台北文史哲，民國七十年十一月影印出版。
- 嚴一萍《道家研究資料》第一輯，藝文，民國六十三年二月序文。
- 李豐懋《六朝隋唐仙道類小說研究》，台北學生，民國七十五年四月。
- 王夢鷗《唐人小說校釋》，台北正中，民國七十二年。
- 葉慶炳《中國文學史》，民國六十年七月自印本，台北廣文經銷。
- 劉開榮《唐人小說研究》，台灣商務人人文庫，民國五十七年二月版。
- 劉瑛《唐代傳奇研究》，台北正中，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。
- 胡適〈論短篇小說〉民國七年三月十五日寫，《胡適文存》第一集卷一。
- 曾振註譯《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今註今譯》，臺灣商務。民國六十四年九月初版。
- 陳作鑑〈太原三俠事蹟與虬髯客傳作者研究〉，《暢流》卷三十第九期。民國五十三年十二月。
- 余樂揚〈虬髯客的文學價值〉，《香港人生》卷二十第三期。民國四十九年六月
- 葉慶炳〈虬髯客的寫作技巧〉，《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——小說之部》，臺北巨流，民國六十六年十月一版。
- 王國良〈虬髯客傳新探〉，《幼獅月刊》卷四八第三期。民國六十七年九月。